



致敬大师，唤起百年记忆

“100年前，梅兰芳先生在经费不是很充足的情况下，带领自己的剧团赴日演出，比我们今日所需要更多勇气。梅先生立志把中国最好的传统艺术京剧传播到全世界，他的责任感、使命感，对我影响重大。”自1989年第一次访问日本演出取得成功至今，史依弘与梅大师一样，在东瀛有着深厚的观众基础与粉丝群体。其中不乏一些名家大腕，比如日本女星栗原小卷的父亲、剧作家栗原一登就曾在一次演出后来到后台，请史依弘在签名册上签名，而签名册的前页，是梅兰芳大师于1956年签上的名字。

此次赴日演出的四出折子戏分别是：昆曲《游园惊梦》、昆曲《贞娥刺虎》、京剧《贵妃醉酒》与京剧《百花赠剑》，沿用梅兰芳当年京昆搭配的方式分别在两晚演出，而演出的剧目，绝大多数都是梅大师当年经常出国巡演的拿手好戏。特别是《贵妃醉酒》一出，是梅兰芳1919年首次赴日时上演的剧目，而《贞娥刺虎》则是梅兰芳访美时大受欢迎的剧目，还被好莱坞拍摄成黑白电影，记录下大师最珍贵的舞台瞬间，令人难忘。

“我20年前演的《百花赠剑》《游园惊梦》跟现在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以前老师怎么教就怎么唱，现在阅历丰富了，演戏突然就觉得开窍了。”尽管有着梅花奖、白玉兰奖等诸多荣誉，甚至被誉为“当代青衣第一人”，但在史依弘看来，能取得今天的成绩，完全是舞台锻炼着她、鞭策着她，演员有水平演

“
不满足
于躺在前人
功劳簿上，
这是史依弘
的“脾气”。

好这样的经典之作，没有超过一百场的演出频次积累，是很难做到的。戏曲是讲究口传心授的艺术，“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”，老师给了学生安身立命的根本，接下来就需要演员自己去挖掘人物、体会角色，艺术领悟力加上身体素质等各方面条件，综合到一起在舞台上迸发，是可遇不可求的。

不满足于躺在前人功劳簿上，这是史依弘的“脾气”，在经典中渗入自己的思考，结合诸多前辈的艺术精华，不仅是一种传承，更是一种致敬。拿《贵妃醉酒》来说，“除了梅派的经典程式，在演出过程中，我还融入‘筱（翠花）派’的某些表演特点——贵妃饮三杯酒，三次卧鱼，三次下腰，需要武戏功夫，动作更多；嗅花时，中间的花是牡丹，姿态与嗅旁边的花又不一样……所有的细节都要讲究，不能将就”。

一路走来，史依弘不仅学会了驾驭舞台，诠释角色，更让单纯的技巧融化为对角色刻画的形神兼具，因而越发显得从容大气，神韵天成。

在史依弘眼中，日本有最挑剔的观众，他们一直有习惯走进剧场观剧，演出前会在网上先看资料、做功课，观剧时安静而有礼貌，“演员在舞台上会有一种‘艺术至上’的共鸣，我可以沉浸在我的角色里，观众与演员共呼吸。”她把此次日本行视为13年一考，“这是2006年我阔别日本舞台后，再一次与日本观众见面，将我近13年的艺术积累汇报给日本观众。我可以通过这次的纪念演出，唤起日本观众对100年前艺术家梅兰芳的记忆，让日本的年轻观众了解京剧。”

传承创新，挑战不可能

从一曲脍炙人口的《梨花颂》红遍大江南北，到根据法国文学经典《巴黎圣母院》改编而成的京剧《圣母院》；从《文武昆乱史依弘》专场引起轰动，到成功地“反串”演绎程派经典《锁麟囊》一票难求……熟悉史依弘的人都知道，舞台是她的生命，京剧是她的全部，她永远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，一边汲取养料，一边绝不满足，一步一个脚印地，在传承中创新，甚至面对争议，挑战经典，都坚定前行，无怨无悔……去年，她在上海大剧院一人单挑了“梅尚程荀”京剧四大流派的经典剧目。时隔一年之后，大胆的她又在同一个舞台上移植改编了香港武侠电影经典——《新龙门客栈》，一个人演绎邱莫言与金镶玉两个角色，不仅生动传神，瞬间转换之间，更显大家风范。

挑战“不可能”是海派京剧的精神所在。很少有一部京剧创新作品，能够像京剧《新龙门客栈》这样牵动人心。电影《新龙门客栈》改编自导演胡金铨的《龙门客栈》，上世纪90年代初由徐克导演，张曼玉、梁家辉、林青霞、甄子丹等人主演。放映之初，便掀起一阵票房风暴，成为武侠迷与影迷心中的新武侠经典。2016年春，史依弘参与成立弘依梅文化传播公司试水市场，不少人就为她将电影搬上舞台的构想眼前一亮。此后，从观众票选男主角周淮安的扮演者，到导演胡雪桦、唱腔设计费玉明、音乐顾问金复载等主创班底公布，再到揭晓史依弘“一赶二”出演另一位女